

西安歹徒劫持澳大利亚人质事件揭秘

新华社记者 3 月 5 日中午从西安市有关部门了解到,西安警方当天上午成功处置一起挟持人质事件,犯罪嫌疑人被击毙,人质安然无恙。由于这起事件中涉及 10 名澳大利亚籍的游客,因此澳大利亚媒体采访了结束中国行程回国的游客,从而获得了这起事件亲历者的一手陈述。

说服劫匪放了 8 人质

3 月 12 日,经历这次事件的澳大利亚游客回国后透露了这次事件的亲历。作为 10 名澳大利亚客人的领队,中旅假期旅行社的艾力·王是这次事件的主角。他说,这次他带 10 名来自悉尼、墨尔本和布里斯本的旅行社女代理赴北京、西安和上海展开旅游考察。他们先结束了北京和西安的行程,3 月 5 日正准备出发到上海。

当天上午 9 时 45 分左右,因还有点时间,艾力便带领大家到西安著名的景区钟鼓楼广场游玩。这时,一名身穿深蓝色西装,高约 1.75 米,年龄约在三十七八岁,戴大眼镜的平头瘦削男子和大家一同返回旅游大巴。车上的人刚开始还以为他是导游或司机的朋友,所以不以为然,也没有理会他在过道里来回踱步。

千方百计拖延时间

艾力说,警察局长上车后发生的情景如同警匪大片。

此时,陕西省对此案高度重视,在各方的严密指挥下,警察局长答应夏涛换上防弹

运钞车并护送他们去机场。

在运钞车开往机场的路上,歹徒先是命令警方甩掉尾随的大量警车。不久艾力就发现身后警车全不见了。他事后才知原来警方全部“隐形”,周围的过路车全由警方伪装的。

艾力表示,戏剧性的一幕是车子开到第一个收费站要交钱时,局长和司机居然都说没有带钱,慌乱尴尬之下,十元钱过路费最后由艾力代交,警方事后也将钱还给他。他开始还觉得此事搞笑,后来回想可能是局长想以此拖延时间。

另一个细节就是该局长上车后就示意艾力和简妮不断喝水。两人不知用意很快“中招”,在车子停在第二个收费站时两人已急不可耐要求下车“解决问题”。但歹徒只同意让艾力下车自行方便,不允许简妮离开运钞车。不得已,简妮只好用警方事先准备好的白布帘和一个痰盂,由局长拉布帘挡风,让她就地解决。

艾力一出车门即被一名特警队员叫过去,才发现车的四周早已布满警力。他把车上情况讲述清楚后,即看见局长拿着痰盂出来做势倒尿。据他回忆,该特警队员尾随局长一道回到车上片刻就把劫匪解决了。虽然他当时不在场,但他后来听说歹徒就倒在简妮身旁。他推算从他下车到歹徒被击毙的时间还不到两分钟。

艾力透露,当时警方早已设计了几套营救方案。一辆尾随他们的车上还装有录像机。

车上的一举一动早就在指挥中心坐镇的西安市领导的监控中。

没将事件告诉父母

当记者问到经历了如此恐怖事件,是否感觉害怕,艾力称可能不知道炸弹的威力,所以当时不觉得歹徒手上的引爆器厉害得能超过手枪。而他之所以和刘占魁商量后选择留下,是因为他带着 10 名澳洲女性出行,怎么说也要让大家都平安回去才算完成任务。他还称赞简妮表现勇敢,因她不但主动留下,在车上还拿出自己和家人的照片对夏涛说这是她的家人,更问她是否有亲人,企图帮助警方用亲情感化她。

艾力还说,不只是他个人,大家全程都表现出了合作精神。与他相识了 9 年的当地地陪刘占魁更在危急之时主动要求留下,置生死于度外。团员们因此事结缘,回到澳洲后仍互有联系亲如家人。

来自北京曾在国内任四年导游的艾力,3 年前被中旅总部派到澳洲分部的中旅假期旅行社任组团工作。目前持工作签证的他表示,因怕父母担心,故隐去自己的中文名,也并没把此事告知父母。他说在北京旅游学院学习时学过旅游心理学,所以对旅途中一些紧急情况知道如何应对。他在被劫持的 3 个小时内,曾用手机联系中旅总公司,澳洲分公司的同事和经理吉米·刘以

及中国驻澳洲总领馆等。他在获救后才打电话告诉也在澳洲工作的妻子这段惊险经历。

对于艾力临危不惧的表现,一起经历这起事件的 Corowa 旅游公司工作人员里亚农·唐克里表示,艾力真的非常勇敢,因为在被扣为人质的三个小时里,他还打电话给 Corowa 旅游公司她的同事苏·温尼保证说,一定会让所有的同事都平安回家。苏·温尼证实:“他显得非常镇定,我还问过他:‘你让我怎么安慰唐克里呢?’他回答说:‘让她跟其他的女伴呆在机场就好了,我们已经联系一些地陪,马上到机场接待他们。他的声音如此镇定,我根本不知道他当时还处于人家的威胁之下。’”

奥运会时还来北京

对于这起事件,澳大利亚和中国都表现得十分冷静。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 3 月 6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政府一向高度重视保障外国在华公民的合法权益。秦刚是在就 10 名澳大利亚游客在西安被劫持事件答记者问时作上述表示的。他说,中国的媒体以及有关方面已经公布了这起事件的有关情况和有关处理结果。这起事件现场已经得到了解决,有关的案情也正在进一步调查之中。在事件中被劫持的外国人质也得到了安全解救。他向在这次事件中被劫持的澳大利亚游客

表示诚挚慰问,希望他们今后还来中国旅行,不要因为这起事件就认为中国不安全了。秦刚表示,中国政府一向高度重视保障外国在华公民的合法权益。外国人在中国总体上是安全的。我们也愿意继续为外国人在中国的工作、学习、生活、旅行提供安全的环境。在回答有关北京奥运会的安全保障问题时,秦刚说,北京奥运会即将到来,届时将会有大量外国人来到中国。中方将会加强措施,确保他们的安全。

中旅假期旅行社总经理吉米·刘表示,中国是外国游客的“安全目的地”:“在中国发生袭击外国游客的事件极其罕见。”

据澳大利亚驻华使馆公布的资料,澳大利亚外长史密斯 6 日在国会回答议员询问时指出,嫌犯应该不是特别针对澳大利亚公民,澳大利亚政府正在向中国政府询问调查结果以便了解犯案动机。他形容这对中国是“不寻常的事件”。另外,史密斯表示,澳大利亚对中国设定的旅行警告级别极低,但敦促旅行者在计划前往中国观看奥运的行程前,先了解一下安全信息。“对中国而言,这是一起非常事件,中国政府毫无疑问将全力调查背后的动机,”史密斯说。

作为人质亲历者之一的 58 岁旅行社代理华宝表示,她不会因为这次的遭遇而打消她的计划,今年在奥运会时去北京旅游。《青年参考》

他以记者身份见证了中美“乒乓外交”

美国前辈媒体人中的“中国通”约翰·罗德里克 11 日在夏威夷州火奴鲁鲁市逝世,享年 93 岁。

曾经把罗德里克聘任为常驻记者和特约撰稿人的美联社发布相关消息,突出了罗德里克在二十世纪 40 年代中期对中国革命的报道。

美联社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汤姆·柯利认为:约翰·罗德里克兼备同等程度的勇敢和高雅,结果成就了一名富有勇气的记者、优雅的作家和非凡的故事讲述者。”

“老眼”看奇迹

罗德里克辞世之时,是夏威夷时间 11 日上午(北京时间 12 日凌晨)。

在他位于火奴鲁鲁的公寓内,罗德里克度过了生命最后几天,与家人和朋友们道别。

美联社报道,心脏衰竭和肺炎侵害之下,罗德里克无法开口,惟有以微笑和点头方式向亲友们作出回应。

同事眼中,即使生命将尽,他依然是一名热切的新闻工作者”。

罗德里克为美联社撰写的最后一篇稿件今年 2 月 18 日播发,以中国首都北京今年将主办奥林匹克运动会为主题,告诫读者:欲了解奥运会对于中国的意义,就需要了解中国过去许多年间经历的苦难历史。

他写道:“在我这两老眼看来,中国经历苦难和流血而得以生存,在此如此短时期内从贫困状态跃升为地球上最富裕国家之一,几乎就是一个奇迹。”

这篇文章,也是他从 2006 年开始每月撰写一次的北京奥运会系列之最后篇章。

“幸运”述历史

在同一篇文章中,罗德里克述及他与已故两代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接触和了解。他二十世纪 40 年代在延安结识毛泽东,1979 年在北京结识邓小平。

前往延安之前,他身处昆明,在作为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前身的战略情报局供职。1945 年 11 月,他以记者身份抵达延安,时年 31 岁。

前往延安,与所有那些中国共产党人见面,是一个转折点,他曾回忆道,“那对我而言是一场突变”。在《报道中国》一书中,他写道:“我钦佩一个事实,即他们正试图为贫困的中国人做些事情。”

这名资深媒体人在美联社断断续续累计供职 50 多年,先后在亚洲国家中国和日本以及一些欧洲和中东国家留下了足迹。1977 年,他获得美联社特约撰稿人”头衔。

1996 年,在相距日本首都东京不远的镰仓接受采访,罗德里克告诉记者:“在新闻”这个行业,我们无须忍受厌倦……我认为,我们非常幸运,能够亲身接触历史,(了解)人们正在做什么,继而讲述他们的故事。”

“激情”对中国

罗德里克 1914 年出生于美国缅因州沃特维尔,是家中幼子,16 岁时成为孤儿。

他的新闻从业经历始于 15 岁,当时在家乡为《哨兵报》工作。1937 年,大学毕业后,他加入美联社。

不过,对中国感兴趣,在他记忆中,是从 13 岁时在家乡一座高尔夫球场上打零工、充任球童开始。“一名(高尔夫球)球手刚从访问上海的旅途中返回。他给大家看了一些照片……”

这篇文章,也是他从 2006 年开始每月撰写一次的北京奥运会系列之最后篇章。

“幸运”述历史

后,他 1942 年加入美国陆军,次年进入耶鲁大学学习日语,继而作为战略情报局工作人员进入中国。

日军投降之后,他在中国城市重庆再次加入美联社。

1971 年,美国乒乓球球队访问中国,他以记者身份随团,见证了中美“乒乓外交”。

1979 年,他再次重返中国,设立美联社北京分社。一位美联社同事回忆道:“他总是告诫我们,‘大家需要不断学习。如果某一天自以为已经完全了解中国,那就是你卷铺盖回家的时候了。’”

美联社报道述及罗德里克之于中国,用了“激情”和“萦绕”等词汇。

“值得”评人生

罗德里克一生从事文字工作,最终参与草拟了自己的讣告。

美联社报道,他读了讣告草稿,提出建议:“讣告中……对我的赞誉可以是,我这一生值得付出。”

罗德里克的追思仪式定于 17 日在火奴鲁鲁举行。

徐勇(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中国通”罗德里克

相关链接之一

在延安,毛泽东为我支付了食宿费



1946 年 1 月 27 日,罗德里克(左一)与毛泽东在延安机场等候国共谈判代表周恩来。

资料图片

我 1945 年第一次来到紧邻戈壁滩、处于封锁之下中国共产党首都延安,惊讶地注视着那里 1 万个窑洞。当我看到星条旗在美国一个军事观察团的旗杆上高高飘扬时,心中愈发感到吃惊。

这个军事观察团通常被称为迪克西使团,是由美国官兵组成的一个小兵营。这个组织存在仅 4 年,但创造了一项纪录:它是第一个与中国共产党

主席毛泽东及其身经百战战友接触的美国官方组织,比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 1972 年访问中国早 28 年。

我住在一个窑洞中,这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住所:2.4 米宽、3.0 米长,光线从纸糊窗户而不是玻璃窗柔柔地洒进来。仅有几件摆设是:我用于放置便携式打字机的一张桌子、一把木头椅子、一个洗脸盆和一张床,床板搭在木架上。最

近的厕所在 30 米开外处。我和迪克西使团成员穿着打补丁的衣服,每星期到临时搭建的浴室洗一次澡。但是,与中国共产党人相比,我们利索多了。国民党封锁迫使这些共产党人常年只能穿一身补丁盖补丁的衣服。

平易近人的朱德总司令在一个假日与我们共进晚餐,我问他对他国民党一项提议的看法。他详细作答,但迪克西使团团长伊万·D·伊顿显然火了。他明确告诉我,今后与共产党领导人会面时,我不能讲话。

1947 年 3 月,也就是我抵达延安 15 个月后,随着国民党军队向延安步步逼近,迪克西使团和共产党人一起撤离延安。当我要求结清自己的食宿费时,伊顿说,毛泽东已经主动表示钱由他支付。

——2004 年 8 月 29 日发表于美国《洛杉矶时报》,原标题为《毛泽东和共产党人在迪克西使团与美国人相遇》

相关链接之二

对我而言,60 年前那天惟有肥鹅肝酱

对数以十万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生入死的美军士兵而言,战争伴随着哭泣和核爆炸结束。

对我而言,60 年前那天,惟有子弹和肥鹅肝酱。

当时,我正鬼使神差地在中国西南部云南省昆明市,在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战略情报局供职。我的表弟迪克·克勒基今年(2005 年) 86 岁,二战期间是美军上尉。当时我给他打电话,问他美军 1945 年 8 月 6 日在日本广岛、几天后又在长崎

投下原子弹,他有什么感觉。

“我们高兴极了”,他说,“本来我们要在左翼进攻九州岛,估计会有至少一半的人伤亡”。过了许久,表弟和我才了解遭原子弹破坏的惨状。

日本 1945 年 8 月 15 日投降。那天我却大饱口福。

我的一个同事是哈佛大学毕业,家境优裕,是美食家。在办公桌下面躲了一个小时后,他拿出一个肥鹅肝酱罐头。

对数以百万计法国人而言,吃过这种肥鹅肝酱,其他

东西简直就是食不甘味。这位同事用刺刀小心打开罐头,把肥鹅肝酱抹在他同时带来的饼干上。

那是我第一次尝到这种不起的法国美味。尽管许多年来,尤其是在法国首都巴黎,我也多次品尝过肥鹅肝酱,但滋味没有哪一次能比得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那次。

——2005 年 8 月 3 日美联社播发,原标题为《对一名士兵而言,二战结束时没有核爆炸、没有哭泣,惟有肥鹅肝酱》